

商战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,尊严与权势的较量,法律与暗箱的对峙,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健全之处,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,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,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郑策有了第一份客户资料

都说同行是冤家,何况浪高水险的药界。郑策想为什么要相信许言?没有答案。宴请为眼科医院副院长、药剂科主任、药房主任。许言带来主管会计程英。郑策觉得她的眼神有点阴。

吃完饭唱歌。程英告辞,

这节目女士不宜。每个人身边都傍着一个,金主任两个。轩尼诗已空了俩瓶儿,又要XO,郑策明白许言为什么说他申请的费用太少。一万块不够。凌晨一伙人又“妈撒鸡”,牵着按摩小姐走进一间间小门。两个多小时后,贵客终于出来。许言郑重地介绍郑策,我学弟,宝氏公司销售主管。一个个送上车,给每人手上塞一封车马费。每个包里500块。今天花了3万。许言笑,你就当搭了一次我的便车。这是1996年秋。这座城市公务员月收入尚不足千。郑策问,为什么帮我?许言很认真,你们宝氏的夏总带我入行的。

许言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。一个懂知恩图报的人是好人。好人通常有善良或说脆弱的心。

许言是德国安健公司驻地办事处经理。德国安健在业内排名居前。

上班两周,郑策感觉老虎吃天。假如没有许言,郑策只能出局。夏天是用药淡季,成为铺垫通路的好时机。负责飞行员眼睛的为眼科医院声名赫赫,求医者趋之若鹜。抗菌素和消炎药用量惊人。宝氏初来乍到,如果拿下为眼科医院就是大成功。郑策鼓起勇气找到药剂科主任办公室。主任很冷淡,院方有明文规定,不接受任何厂家任何名目的邀请。有人轻拍他的肩,郑策回头,一张微笑的脸,这就是许言:周末我约了副院长和金主任吃饭,这样吧,一起。

郑策有了第一份客户资料。名片背后用钢笔加注了一个手机号码。意味深长。

郑策,给我电话。电话留言是郑小丽,大区经理。郑策能拥有这份工作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郑小丽的坚持。宝氏制药的招聘轰动业内。从销售副总到大区经理一行人开赴边城。郑策最后一天来应试。没抱希望。招聘要求医学药学本科及以上学历,但他学的是食品检验。问卷涉及许多专业名词,郑策写道:我不会。我肯学。10分钟后,他被通知参加面试。

你对药品的理解是什么?港味普通话。人可以省吃俭用,但生病却必须吃药,有条件吃好药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吃好药。第二天,他飞西安参加新人培训,同行的是郑小丽。

为民眼科医院业务进展顺利。金主任定阿比仙和安莫仙各5件。新品种进院费直接交院办。一个品种1500。这是两个最容易上量的品种。1997年之前,香港几乎等同外国。宝氏产品归类进口药物,价格是国药的几倍。其实阿比仙就是氨苄青霉素,安莫仙就是羟氨苄青霉素,国人早已形成用药习惯。这是宝氏制药抢滩大陆市场的敲门砖,招牌产品质量过硬。郑策问,金主任,你们给哪家商业出计划?金主任说,新特药。宝氏的合作伙伴是市医药公司。郑策找到新特药。为民眼科医院这样的大客户,商业方面重视程度不逊于厂家。10分钟,郑策就用业务科长冯堂桌上的传真机将合同发回总部,注明货物发至新特药。

不到一个月,金主任出新计划,合同量翻一番。冯堂科长也如期将第一批货款汇入宝氏公司。郑策开发了一家资信良好的新商业,突破了为民眼科医院宝氏产品空白的局面。

郑策兴冲冲从新特药出来,第一个念头就是找许言。许言回总部述职了。

郑策在医院门前,没决定好是否攻坚省中医院。中医院有自己的用药模式,中药特别是院方自行研发配制的中药占相当比例,与其将精力投注到注定只有一半甚至一小半的市场,不如先就其他。许言看法不同。安健公司代理国外产品全是西药,可进省中医院的品种销量都很稳定,稳定的市场才会有提升的空间。郑策想等许言回来再决定。

聂远新干净和讲究在医院是出名的。生活条件比以前好,可怪病越来越多。前天收治一个7岁女孩,化验检测数据高出正常数值6倍!常年给孩子服药花光了家里积蓄,大量药物摄入孩子肝肾出现损伤,病儿父母未老先衰,大夫,你们看着治吧。脸色蜡黄的小女孩希希,透出与年龄不符的忧郁和冷漠。聂远新破例多待了一刻钟。确诊希希是严重高脂血症患者,病例极为罕见。传统治疗显然没效果,大量药物产生的毒副作用也很可怕。林院长说,保守治疗吧。保守治疗不会有效,也不会让病儿情势恶化。



女性情感

该书讲述了三十个民国知名女子的人生故事。在追忆民国女子的往事中,作者以女性独特的细腻思维,反复品读女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感情,女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?从而使该书具有相当的思想性。

陈竹隐:朱自清的另一半

叶圣陶对婚姻有个比喻:好比蜗牛背了壳。朱自清自然也有白婚姻的种种烦琐,也是不愿早婚的。但很多事情原本由不了他,19岁就与父母包办的女子武钟谦结婚。武钟谦内向沉静,与朱自清同岁,两个人性格很像。

那时,朱自清在清华教书,讲扬州方言,说话很急,还脸红。与武钟谦感情却很好。婚后12年,生下3男3女。朱自清不是个很爱孩子的人,在文章里也描述过与孩子共度时哄闹的场面。吃饭时,一溜的孩子坐下来,要吃稀饭的,要吃干饭的,要喝汤的,哭的哭闹的闹。朱自清性急,每每都是几巴掌下去,把孩子打一顿了事。在风平浪静之后,看孩子吃完喝完跑走,才舒口气。武钟谦是个性格温软的女子,每每对孩子总是非常耐心,这个朱自清永远也比不得。

可惜的是,武钟谦不能陪伴他很久,在一次肺病中永远离去。朱自清看着爱妻辞世,内心异常难过,发誓不再娶。但隔了一年,事情就发生变化。在这一年时间里,6个孩子让他劳心万分,觉得一个人的力量真是不够。于是在思想摇摆一段时间后,还是去相了亲。

对方是个小他7岁的女子陈竹隐,毕业于北平艺术学校,是齐白石的弟子,工书画。她长相清秀,大眼睛双眼皮,性格很活泼,与武钟谦是两种类型的女子。

朱自清那天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,戴一副眼镜,看起来还不错。谁知道脚上却穿了一双老款的“双梁鞋”。就是这“双梁鞋”让陈竹隐的女同学笑了半天,说坚决不能嫁给这土包子。陈竹隐当然不会为一双鞋去否定一个才华横溢的人,在朱自清再约她时,她爽快赴约。他们去且宜饭馆吃饭,坐电车去看老

电影。朱自清之子朱思俞回忆说:他们一个在清华,一个住城里,中南海。来往也不是特别方便,那个时候清华有校车,每天从清华发到城里头再回来,要来往的话就靠校车这么交往,没有来往的时候,就靠信件,所以那个时候写信写得比较多。能保存下来的,朱自清写给陈竹隐的情书有71封。现今读起来有些颇为肉麻。

1931年6月12日,朱自清的情书中写:隐:一见你的眼睛,我便清醒起来,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,如黄昏时的霞彩似的,谢谢你给我力量。

然而在激情之后,陈竹隐却想到一结婚她将成为6个孩子的母亲,这对未婚的她来说,该有多大的压力呀。她在犹豫中,疏远了朱自清。这不得不让朱自清的情书变得伤感:竹隐,这个名字几乎费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。我不能念出,整个看报也迷迷糊糊的!我相信我是个能镇定的人,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扰乱啊。

在朱自清情书的轰炸下,陈竹隐终于熬不住内心强烈的感情,接受了他的孩子。1931年5月18日,朱自清的情书中写:隐:十六那晚是很可纪念的,我们决定了一件大事,谢谢你。想送你一个戒指,下星期六可以一同去看。

他们去看了戒指。在朱自清欧洲访学结束后,两个人在上海结婚。

朱自清的婚后生活

朱自清与陈竹隐结婚后,他对前妻武钟谦的怀念,以及大男人的不浪漫差点毁了这段婚姻。

有人觉得甚是奇怪,为何朱自清与鲁迅同是包办来的没文化的妻子,两个人又都是文人,何以对妻子的态度如此不同?追究起来,还是取决于他们的性格吧。鲁迅的性格比较暴躁激烈一些,在

娱乐时尚

书中细述了沈星从珠海到北京,继而受邀加入凤凰台的电视流浪之旅,以及凤凰台老板刘长乐、陈鲁豫、窦文涛等同事的趣闻逸事。以感人的笔触,真挚的情意记述了与家人的生活点滴。另有她对时尚与美食的解读。沈星在书中还讲述了自己的初恋,并用大量的篇幅谈及现在的情感状态。

我和凤凰台的缘分

节目最初的设计,是我与公司美女主播们合力主持,每次我煮菜,美女们帮忙,大家聊天,轻轻松松,莺歌燕舞完成一辑。

但是,国际局势动荡,大事日日发生,各位美女同事们要轮番奔赴灾区战场,那自是比下厨房重要得多。渐渐,就剩下我一个人日煮夜煮。煮到现在,进入第五个年头,每到周末录像时,就剩下我对空气喃喃自语,比如,“请问,鸡肉如何做才能嫩滑?”“首先,要选择鸡腿位置,然后煮至八成熟后迅速放入冰水冷却,这就是秘诀。”“喔——原来是这样。”

两人对白,一人完成。好在这些年来我早已习惯,角色转换自如,并且在平时讲话时,养成了自问自答的毛病。

美女没影了,但还有帅哥们怜香惜玉,偶尔来探班,顺便帮手煮一两道小菜。“杨先生来过,阮先生来过,何先生来过,程先生来过,马先生来过,李先生来过……喂,都已不是帅哥,是帅爷了。”

“沈小姐,你忘了,声扬和尉迟也来过啊。”

“是是,他俩倒是常来,可是,并不帅啊。”

你看,我又开始自说自话,那俩小气鬼要是听见我说他们不帅,肯定跳起来。“再答应你上节目,我就是小狗。”尉迟会信誓旦旦地说。



“不许这样埋汰小狗。”我提醒他。声扬会四下张望,“你妈妈呢,沈妈妈在哪里?我要找她去投诉!”

“喂,拜托,你又不是小孩,有什么事就知道去告状,有本事再哭出来啊。”我会如是抢白他。

自从有一个人一次录“私房菜”的时候,不小心手指被烤盘烫到,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样子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之后,我就叫他“爱哭鬼”。

“你瞪我干吗?反正我又没说是谁。”

由于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电视上教人煮菜,因此也常常有机会被媒体问到一些跟饮食有关系的话题,但大部分的人都不关心如何把菜煮得更好吃,多半是,“拴住一个男人的胃,真的可以拴住他的心吗?”或者,“吃什么会比较瘦?”这样一类在我听来不切实际的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:“当然不会啦,心都不在了,还管他的胃做甚,饿死拉倒。”我通常都会没好气地回答。

至于第二个问题,“不吃最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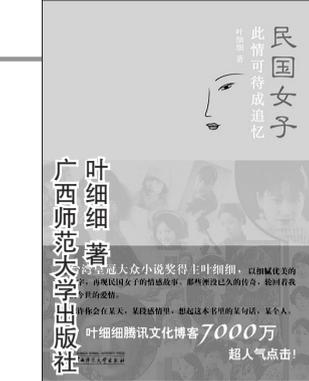
以上是我过去的回答。

至于现在,要是有人再问什么胃跟心这种没志气的问题,我会想上一想,慢悠悠地说:“不知道耶,人家都还没有需要用到这一招,就……”

“暖暖,说什么哪,”密斯高在边上提醒,“回头给你妈听见又该说你了。”

密斯高学我妈的声调学得很像,就是那种很严肃的,不怒自威的口气,她开始吓唬我说:“沈星,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变了,变得跟过去很不一样,正在朝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方向越滑越远……”

这都是我妈批评我时用的开场白,从小到大都是这句。我妈是老师,嫉恶如仇。在她看来,小小不严就是大是大非,念书时常批评我,批评时又总是上纲上线,就算我现在早已自立门户行走江



婚姻上也希望陪在身边的女人志同道合,没有精神上的沟通,无论如何不行。所以,他无法对包办婚姻,对原配宋安一生都置之不理。而朱自清为何对包办的妻子武钟谦念念不忘呢?是他特别爱她吗?也未必。武钟谦没文化,和朱自清虽没有精神上的交流,但她贤良的品质显然是适合朱自清的。

有这样一种男人,他们性格温和,却大男子主义严重,他们不要求妻子是事业型的,而希望她们是传统的家居女人,只要照顾好孩子,先生,打理好家务就可以了。

朱自清就是这样的男人。他并不要求女人多有学问,多独立,像武钟谦那样做个贤妻良母,对他好,就可以了。武钟谦在这方面无可挑剔。她与朱自清婚后,没有自己的世界,她的世界就是朱自清,给他烧饭洗衣,看顾孩子。帮他分担不快,让他安心写作。

朱自清很享受武钟谦给他营造出的家庭氛围,因为得了她的好,也想对她好。武钟谦去世后,朱自清非常伤感地说:“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,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,因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真心关心我,真同情我。你不但为我吃苦,更为我分苦;我之所以有我现在的精神,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。”可见,朱自清需要更多的是关心他、为他吃苦的女人,而不是他去爱

湖,我妈依然是这样的口气,不过频率倒是已经大大降低。关键之处在于,我一听她如此这般的口吻就会十分心虚,觉得自己真的已经不可救药。

“沈星,你真的会做菜吗?”

最常碰到的问题,我却不知如何作答。那就是“你真的会做饭吗?”

你说怎么回答,是忙不迭地说“会会会,我会的”,顺便再拉旁边的不知谁过来,“你快来证明一下,我会做饭的,对不对。你忘啦,你上次还吃过”。

才不呢,我才不会这么耐心,跟不认识的人一个个去解释,我只在一边,笑嘻嘻地不做声。

“不会是不是,我就说嘛,”人家一副猜中的样子,“肯定是别人做好饭端上去。”管你怎么说,又不是你开工资给我,我心想。

但是,开工钱的那一个,就是老板喇,记得有一天,也这样问我哪。

不过那时候,我刚来凤凰没多久,同事们在一起吃饭,公司附近的“王家沙”。菜还没上,老板突然想起来,问我:“沈星你真会做菜吗?”

我很严肃地说:“我当然是会做菜的,老板。”

“是从小就会,还是后来练的?”老板又问。我从头开始讲:“在高中的时候……”“那这些菜还有那些菜,你都会吗?”有同事指着桌上的菜不依不饶地问。“好啦,”老板宽容地笑着说,“肯定会啦,下次有机会做一桌给大家证明一下,快吃快吃……”

我只好快吃,此刻,我也不能为了证明自己,来个口述私房菜,把桌上菜式的做法都讲一遍。

其实,对于老板来说,会做节目就好啦,公司又没有打算聘我当食堂大厨,菜做得是不是对每个人的胃口有什么关系。